

28.03

盐池革命回憶录

第二輯



中共盐池县委党史办公室

盐池革命回忆录

第 二 辑

中共盐池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二月

重访盐池（寄调清平乐）

城郭郊缘，喜看沃富，
十年风物旧故，不见破衣朽屋。
轻裘甘草青毡，五亩盐浆
并流，总叫致欢举手，定逼沙
龙低头。

盐池县金留念

胡绩伟 1978

前 言

在热烈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以这辑绵薄的《盐池革命回忆录》作为献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乔石同志最近指出：要树立新的作风，就要继承和发扬我党优良传统。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是很好的，特别是战争时期，我们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一脱离群众，马上有生死的考验，真是象鱼离不开水一群，每个革命同志脑子里都牢固地树立着群众观念，所以党风好，军队好，政府廉洁，人民群众也拥护。

曾经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或驰骋疆场，或深入“虎穴”，我奔波于后方的老一辈革命者们，用汗水、热血和生命为我们开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的功绩，应当世代受到尊重。我们不但要尊重革命前辈留下来的物质财富，更要尊重他们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优良的革命传统。这是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法宝。

让我们伸开双臂，诚心诚意地接收下这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吧，它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更加充实，更加聪明，更加坚强！

现今中国，改革的潮流一浪高于一浪。改革，就要树立新的作风。而这种新作风的基础，在于继承、发扬、光大我党的优良革命传统。这就是我们编印这辑《盐池革命回忆录》的指导思想。愿与广大读者共勉。

编 者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胡绩伟同志题词

前 言

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聂荣臻 (1)
六月西征·····	彭德怀 (16)
在定边三个月·····	李维汉 (22)
回忆定边盐池解放·····	刘晓忆述 (24)
战斗在宁夏·····	肖 克 (26)
挥师西征迎战友·····	刘华清 (33)
毛泽民来三边·····	钱希均 (37)
留守盐池三年·····	徐国珍忆述 (39)
毛主席指示成立定边回民游击队 ·····	金三寿忆述 (45)
盐池解放初期的工会工作·····	张文辉忆述 (48)
我们的工作作风·····	贺旭东忆述 (52)
从盐池到预旺·····	原子美忆述 (54)
三五九旅四支队打盐记·····	(57)
在三边报工作的日子·····	刘 山 (60)

几件难忘的事……………李 科 (66)

忆回汉支队……………何广宽 (72)

从盐池县第一次撤退到收复……………张光祖 (125)

血溅盐池城……………刘兆平忆述 (147)

赵级三贻误战机……………牛万良忆述 (153)

撤退途中……………李和春忆述 (156)

忆盐池第一次收复……………李鸣凤 (160)

截获大烟……………郝福成忆述 (163)

建立情报线……………张光祖 (166)

最后的枪声……………韩自力忆述 (171)

毛泽民在盐池二三事…………… (175)

贾拓夫小传……………侯占元供稿 (180)

罗梓铭小传……………侯占元供稿 (181)

石梁山下慰英魂……………李德明 邓学君 (183)

盐池人民的好儿子聂秉和……………武树伟 (191)

忆范卓英同志……………韩治邦 (198)

一个忠实的农村党员……………单位卿忆述 (201)

“一个人也是红军”……………何广宽忆述 (204)

在“拯救失足青年”运动中……………张志良 (207)

三边卫生所记事……………汪杰 左凤忆述 (219)

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聂荣臻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我和林彪带着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徐海东和程子华同志带着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薄一波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东征时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

随后不久，中央颁发来新的任命：林彪调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同志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我仍任政委。

关于西征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四月二十八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人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敌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东征回师以后，政治局开会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毛泽东同志在动员时说明了西

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进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又在太相寺联名发布了执行西征战役计划的命令。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团为左路军。执行西征战役第一阶段的目的，是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的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曲子镇和庆阳一带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〇五骑兵旅的骑兵。一〇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名叫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逢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欺压群众十分野蛮。人们传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我们一到，二师师长杨得志同志和政委肖华同志就急令先头团二团团长梁兴初同志带着部队将曲子镇包围了。然后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攻坚战开始了。曲子镇是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十里，野骡子守得十分顽强，我们一度攻进了城堡，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了出来。那时，二军扩充了一批新战士，没有打过仗，被提升的一些新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拼命往城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都往里冲。可是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我和左权同志到阵地看，发现攻击的方法不对头。我们告诉他。

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在城墙边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涌进城。只有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四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野骡子退守西北角的大碉堡，担任助攻的五团也由团长曾国华同志、政委陈雄同志带领，攻入城西北角。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展开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担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又主张不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干部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的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六月三日，我们在曲子以东的阜城附近与马鸿宾来驰援曲子的六个营敌人遭遇，被我们主力击溃，俘虏敌人一千一百多名，内有营副、连长多名。但营长以上的一个也没有，因为二马的部

队有个特点，营长以上的大多是他的亲戚，这些家伙怕死，听说红军来了，都留在庆阳，不敢随军来。我军在击溃了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连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一军团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

六月下旬，西征战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进陇东的靖远，海原县境内。部队继续西行，一路是很艰苦的。这一带十分荒凉。炎夏行军，到处一片黄土，有时走几十里地，头上赤日曝晒，脚下热沙灼烤。想找几棵树休息都很难。晚上行军本来舒适，可是这地方昼夜温差很大。到夜间气候太冷，部队有时不得不拣牛粪燃火御寒。尤其好些地方又是苦水河，给部队造成了很大困难。有些地方要到十里以外去驮水吃，有些地方地势太高根本没有水源，要靠冬天窖下的雪水和雨季的积水维持生活。很多地方看到河水很清，但不能吃，是苦的。吃苦水，连牲口也要拉稀。吃窖水也很不清洁，有时发现其中有人粪便没有清除，但没有办法啊，只能吃那个水。

部队前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我们有意识地不过早地接近西兰公路，就地整训，筹粮筹款，做群众工作，不过早地惊动敌人。

这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工作日程上，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几次下达政

治工作指示,讲得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西征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一军团无论是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对于没有民愤的小地主,一般商人,和东征时一样,执行比较宽大的政策。为了防止滥打土豪,规定除单独行动的连队外,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管理。要防止错没收,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宁可少没收一家。也可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在回民工作中,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凡是红军协助组织起来的回民革命政权,承认它是区乡县的自治政府。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又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工作做得比过去更细了,团结的基础更扩大了。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是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野战军政治部要求我们做到,“使每个指挥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在这方面,一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做了大量的工作,马鸿逵本来是我们西征的主要作战对象,我们在西征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中就把他的主要兵力消灭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面作战,一面争取他们。曲子镇战斗,不只是打的军事仗,也是打的政治仗。曲子镇战斗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是改进了战术,另一方面也是在战场上开展了政治攻势取得的胜利。我们政进去以后,

敌人退守西北一隅顽抗,我们进行战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把枪口不要对着红军,和我们一致抗日,残敌终于全部放下了武器。这次战斗不仅仅是捉住了敌第一〇五旅冶旅长,该旅姓杨的副旅长也成了我们的俘虏,不过他混在战俘中被我们一起释放了。其实,他若不这样,我们也会释放他的。冶放长这次腿部受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我们打水的伙夫发现捞了上来以后,她两手戴满了金戒指,也无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俩一起放走了。还给马鸿宾和其他几个放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了回去。对其他马家骑兵也都极力争取。那时,邓宝珊的新一军驻榆中、定西、静宁、靖远一带,我们也很注意争取。我们曾数次派遣俘虏和与邓部有关系的军官,给邓带信去。信是署敌治部的名义,重要的对象则由我署名。在曲子俘虏了一名在邓部工作过的参谋,我们送野战军司令部去了,后来被派去与邓接洽。

争取西北军是我们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重点工作之一,当时的口号是“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不过,这次西征没有遇到杨虎城的部队。对东北军则是我们工作重点的重点,以敌洽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我们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不过,打是为了争取,我把几次俘虏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给他们送了回去。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了战

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对东北军的争取我们确实下了功夫。在北京卫戍区当过副司令的李钟奇同志，就是西征时起义过来的。他当时任东北军骑兵连连长，起义过来后在一军团骑兵团当参谋长。我们还俘虏了一个东北军的骑兵团长，经过教育，当时就放了回去，但这件事被胡宗南知道了逼着张学良把这个骑兵团长枪毙了。

七月底，一军团集结同心的预旺堡。这一带饮水烧柴都很困难，所谓集结，其实都离得很远，军团部在预旺堡，二师集结在预旺堡及其以西地区，一师在预旺堡以南九十里之梨花嘴，四师则在预旺堡东南八十里之毛井。八月一日，各师动员整训，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更加艰巨的任务。二月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了西征以来完成任务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布置开展了革命大竞赛，预定在纪念“九·一八”时全军团大检阅。

预旺整训期间，在我记忆中还有两件可记的插曲。

第一件是，美国记者所诺和医生马海德，在黄华同志陪同下，到了预旺堡，所诺同志在采访时，给一个军团照了好几张照片。又有不少人请马海德同志看病。部队头一次见到美国友人，大家是很热情的。

第二件是我的妻子张瑞华同志转辗前来看我了。她来

时，我还在前线，左权同志派人把我叫回预旺堡。张瑞华同志经组织安排，用几个月的时间由上海经天津、陕西澄城、西安等地到达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一到保安，组织上就安排她到预旺堡一军团团部来看望我，在这极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阔别了五年之久。听她讲述别后的情况。我才知道我们离开上海后，坚持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经历了更加残酷的斗争，许多同志被捕，受尽了酷刑，有的坐牢，有的英勇牺牲了，使我对战斗在白区的战友充满了怀念和崇敬之情。当时因军情紧迫战斗频繁，张瑞华在预旺堡住了两天就回保安去了。

七月份，中央与四方面军又取得了联系，知道他们与二方面军一起正经巴西等地向岷县方向北上。但中间张国焘又一次动摇，开始想经临夏在兰州以西渡过黄河，然后去新疆，以取得苏联援助，以后经中央一再劝说，和其他同志的斗争、帮助，他才确定了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八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预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以策应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一军团由我带领一师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那时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是杨勇同志。我们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向西兰公路逼近。九月十八日，我策一团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十月一日，友邻独立支队第七团的骑兵出敌不意攻克了会宁城，随后我一、二两个师配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又在城外击溃了前来增援的敌军两个团。五日，四方面军的三十

一军占领了通渭城。这就为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创造了条件。十月八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了界石铺。九日，朱德同志率领总司令部到达会宁，十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在会宁举行了热烈的联欢会。大家都很高兴。二方面军也由贺龙、任弼时率领于十九日到达。一军团一师一团的部队参加了在会宁文庙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发来的贺电。欢呼声响遍了会宁城。

会师时，我们看到四方面军的同志都穿的是单衣，在张国焘闹分裂后他们的艰苦历程是可想而知的。这时，我们已经为四方而军的同志每人操办了一件棉衣。当时一下子要搞那么多棉衣，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向当地老乡购买棉花棉布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劝说一些商人，让他们把新疆的棉花和一些皮毛留下，我们打了收条，让他们向红军后勤部门去领取款项。

我没有见到张国焘，因为当时我们另有任务，把一师师长陈赓同志留下就出发了。陈赓同志过去在鄂豫皖当过师长，他和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比较熟，留下他来欢迎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次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朱德、刘伯承同志和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的。据我所知，中央和二方面军以前没有建立密码联系，中央为了引导二方面军到陕北来，曾用明码电报告诉二方面军，中央在陕北。这也为会师创造了条件。任弼时同志

见到我们时，找我们问及头年张国焘和中央红军分手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但未表态，态度十分冷静。

会师后，我们见到许多原先在一方面军工作的同志。当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悲喜交加。从他们口里，我才知道四方面军自从草地和我们分手后，就在川康边转来转去，也没有打开什么局面。四方面军加上原先一方面军留下的五、九军团，由八万多人拖得只剩下四万人。这次北上，分左右两翼，而右翼两万多人又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去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西路草”。这次到陕北的只有两个军。

我还从他们口中打听到原先在一军团当过师长的李聚奎同志，正在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当参谋长。他的驻地离我们还颇有一段路程，我写了一封信，把党中央有关决定也一并附在其中，雇请一位回民，骑了一头毛驴给他送去，想不到居然送到了，李聚奎同志还写来了回信。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将西路军计算在内，总共只有三万人，可是力量集中了。

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急忙调了他的第一军、三军、三十七军和东北的六十七军、骑兵军等五个军，分成四路，追击正在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的红军主力。

很显然，敌人是想趁我军长途行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严冻已届，十分疲劳困顿之时，一举将我消灭。